冬日的喧哗

□王坤

树木光秃了头顶
依然是笔立挺拔
静候那春风吹拂
重新再葳蕤勃发

飞雪在轻歌曼舞
无拘无束地飘洒
轻盈妩媚的身姿
宛如天女在撒花

柿子如喜庆灯笼
枝头上高高悬挂
映红了漫山遍野
祝福着千户万家

百鸟在叽叽喳喳
亲密地交谈拉呱
传递着冬日问候
营造出喜乐年华

腊梅悄悄地绽放
抗击着凛冽肃杀
梅花香自苦寒来
从不怕风吹雨打

白天鹅挈妇将雏
身上披满了朝霞
翻越了千山万水
也要到北方安家

大海在波涛翻滚
坏脾气再度爆发
顶替那百般红紫
编织出万朵浪花

冬姑娘勤劳洁净
将大地细细粉刷
清除那杂乱污浊
洗涤得洁白无瑕

父母的标配

□林春山

我第一次听说“标配”这个词，是关于汽车的配置标准。汽车有低配、标配和高配之分，价格便有了低档、中档、高档之别。

标配一词用在人的身上，似乎不伦不类，但父母的标配却是真实存在的。大凡在城里住过楼房的人都知道，每一套标准楼房里面都有主卧、次卧两个向阳的房间，主卧是儿子、儿媳的房间，次卧是孙子或孙女的天地，而另外一个整天不见阳光的背阴房间，如果需要父母照看孩子的话，那便当之无愧就是父母的栖身之地了。所以说，这个背阴的房间基本上就是所有父母的标配。并不是说子女不孝，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也不会跟子女抢房间，即使是子女诚心想让父母住向阳间，父母也不会同意的，这就是天下的父母。

在农村，不存在向阳与背阴房间的问题。儿子结婚时，父母都是给儿子建造新房子，父母则依旧住在旧居，这似乎是当下的铁律。而偏偏就有与众不同的情况，这就让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几年前，我听说了一个高考落榜不落志的青年人的励志故事。这个人落榜后，回到农村承包了一大片果园，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兴之所至，我决定前去看看他。

进入村里，只见村前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新房子，房子都是统一的布局，宽敞而明亮。听说这是村里为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刚刚规划的。想必老朋友一定就住在附近，可是一打听，他居然不在这里住，这里是新村，他住在新村后面的旧村里。

当我终于在低矮的房子里见到他的时候，我迟疑了好久才认出他。二十几年的风吹日晒，他不再是那个细皮嫩肉的英俊青年了，皮肤黑红，挺胸凸肚，只有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寒暄过后，我急切地提出了我的疑问：“听说你管理果园致了富，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怎么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没在新村盖新房子？”他憨厚地笑了笑说：“盖了，父母在那里住着。”

“走吧，去我新房子看看。”他一边说一边引着我向新房子走去。他的新房子一共四大间，钛合金门窗，院子足足两丈有余，高大的门楼气派十足，俨然一座官邸。门口打了一眼水井，听说有120多米深，水多得用不完。水井旁边是一个小菜园，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院子里琳琅满目的花儿竞相争艳。

我们进到屋里，见两个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打过招呼后，我俩就出来了，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他告诉我，家里过去成分不好，叔叔一直没结婚，父亲也是三十六岁才结的婚，三十七岁上有了他，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母亲小父亲四岁，也快八十岁了，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理应享受一下。房子盖好后，他跟妻子商量，让父母住新房子，他们住老房子，等父母百年之后他们再搬过来也不迟。善良的妻子同意了他的意见。虽然父母一再坚持不住新房子，但最终没能拧过儿子、儿媳的孝心。他叔叔跟母亲同岁，孤身一人，也由他跟妻子赡养着。他在老房子旁边买了一套旧房子，收拾好了让叔叔住在那里，他们照顾起来也方便。

听着他的叙述，我感动地止不住眼泪。父慈子孝，这样的儿子不多，这样的儿媳更是难寻，中华孝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感召下，村里很多人都在学习他，用行动实践着尽孝当尽早的理念，演绎着源远流长的孝文化。

这样的房子才是父母的真正标配，更是传统孝文化的标配，而这样的子女，则是父母的高配。

老姚是个热心人

□孙为刚

“孙叔叔，我爸爸驾鹤西去，已经入土为安……感谢您在他生病期间对他的牵挂。”那天一早，我的手机里弹出这样一条短信。

发短信的是北京的朋友老姚的女儿姚贞，看着这条不过几十个字的短信，我与老姚相识、相知30余年的往事拉洋片似的浮现在眼前……

大约是1987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在烟台海员俱乐部，我见到了来烟台采访组稿的《工人日报》文艺部负责人姚荣启。老姚时值不惑，湖北汉口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工人，做过编辑，在《工人日报》工作多年。他中等个儿，嗓音有些沙哑，说起话来不疾不徐，清癯的方脸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这是老姚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当时正在《烟台日报》工交财贸部工作，主要采访对象是工交财贸战线的干部职工。第一次见面，我问老姚，我们这些地方报纸的记者能为《工人日报》提供哪些方面的稿件？老姚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烟台具有海洋特色的行业很多，像海洋捕捞、远洋运输等具有海洋特色的人物或者事件，都是很好的题材，也是别人很难碰到的题材……”

见面虽短，老姚话语也不多，但对我启发很大。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便十分留意这方面的题材。

1988年3月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首次远征大西洋的画面，这支船队就来自烟台渔业公司。我立即深入烟台渔业公司，采访了带领这支船队的船长高守延及其他船队人员。

两个月后，我完成了报告文学《魂系海洋》，并将稿件寄给了老姚。两个月后，《工人日报》“百花园地”副刊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4000多字的报告文学，这是国家级报纸的副刊第一次刊发关于远洋渔业题材的报告文学，引起一定的反响。

在后来的记者生涯中，老姚的启发和指点一直鼓舞着我，我继续在这些领域不断探索。1989年8月，《人民日报》副刊“文学作品”版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反映我国远洋渔业领域的报告文学《远洋渔歌》。同年，这篇报告文学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中语文补充教材。1992年3月，《经济日报》副刊“绿园”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反映潜水员事迹的报告文学《潜水员的故事》。1993年初，我撰写了一篇反映航标工人的报告文学《灯塔看守人》，稿子有些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将稿子寄给了老姚。几天后，老姚回电话说，稿子有些长，不适合报纸用，我给你推荐到杂志吧，看他们能不能用。几个月后，《五月》（文学双月刊）全文刊发了这篇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

作为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我深知在国家级报刊刊发稿件的难度，能有这些收获，我从心底里感激老姚的鼓励和帮助。

1993年，我所在的报社成立文艺部，我忝列主任之职，负责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1995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京成立，老姚当选为研究会的秘书长，我所在的报纸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理事单位，我与老姚有了工作上的接触。研究会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年会，只要有机会，我都争取参加，与老姚这位秘书长的接触越来越多。

1995年年会期间，我与老姚谈起我对副刊主旋律和多样化的一些思考，老姚鼓励我结合实践写篇论文，争取提交给明年的年会。回来后，经过认真思考，结合这几年办副刊的实践，我撰写了论文《试论副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辩证关系》（全文约5000字），并按时提交给副刊研究会。1996年9月，年会召开前夕，老姚打电话给我说，论文写得不错，抓住了当前副刊编辑方面的热点问题，被评为年会论文一等奖，让我准备一下，在年会上宣读论文。1998年8月，这篇论文还被收入了厉以宁主编的《中国改革发展文库》一书。

2002年后，我离开了副刊编辑岗位，转入报社历史研究领域，与老姚没有了工作上的接触，但是日常的电话与书信联系并未中断。2016年，担任了20年副刊研究会秘书长的老姚也卸下了秘书长的担子，但多年的深厚友谊和性情相近仍然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学会发微信之后，我们之间便建立了微信联系，几年如一日，每天发一个问候的微信，有时通通话，知道彼此信息，心有所安。

2020年12月21日，《烟台日报》刊发了我撰写的一篇反映故乡招远的乡亲们在战争年代奋勇支前的稿件《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担架团》（全文约6000字）。几天后，老姚拨通了我的电话，说在网上看到了这篇稿子，认为不错，准备推荐给一份杂志，不知能不能用。我说你都退休多年了，稿子已经在当地报纸发表过了，你就不用再为稿子费心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国家级期刊《纪实》（半月刊）配上彩图并全文转发了这篇稿件。

相识、相知30余年的老姚走了，但他那总是挂在脸上的淡淡的微笑，他那毫无保留地热心助人的件件往事，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

四十里湾的晨

□于功义

海风趁着起潮的浪花
掀起我踏浪的休闲服衣角
伺以清晨寒颤的见面礼
前浪的秋，不经意间走了
后浪的冬，悄悄然间莅临了

浅海里，着防水衣的淘海人
甩出一大盘丝网
采撷随潮而起的渔歌
可望见鱼儿摇鳍摆尾银鳞闪烁么
跃起些许惊慌或欢悦

栈桥上，一溜持竿者
抛出一轮轮线弧
系着浅浅淡淡的双眸
潮汐、风候、飘云、鸥鸟，似见未见
独钟于钓者的涛影浪色

嫣然一笑从海底探出
一抹恬静、闲适、惬意的光
轻拂慢笼海岸线绿植的婀娜
身着健身衣晨跑的年轻男女，尽显
仙境海岸特有的健美洒脱，与
朝气蓬勃

一艘快艇，箭一般划过海面
犁开的沟壑
浪花白翻起又复合
引擎声汽笛声浪涛声的音响
吹起了耕海牧洋的号角

枕着波涛入睡的海
醒来了

海的女儿（外两首）

□晔子

路过一片海，把思绪停留在
一只鸥鸟的叫声里。那些重叠的浪
把一个赤脚女孩推到岸边

镜头推远些，风吹动着女孩的长发
她把刚写完的日记，夹上一朵石竹花
一艘远行航船消失在海的尽头

再远一些，她戴着云朵一般的帽子
游走在异乡。风向不定的日子
她把一片海放进行囊

养马岛休渔期

这座以秦皇养马著称的海岛
正是休生养息之时
渔船栖息在浅滩。鸥鸟低旋

马成奔腾之势，身着甲胄的将士
弓已在弦。海天尽头用更深的蓝
营造出玄妙之境

天边燃烧的霞，把海面渲染成暖金色
层层磷光把大海的故事
推送到亦步亦趋的月光之上

一座桥气势如虹，横跨北海
骑行队伍乘着海风从眼前掠过
时光鱼一样跃动，消隐在海岛深处

海鸥

偏爱这条有海伴随的滨海路
海鸥在车前盘旋舞蹈
天边的大团云朵像棉花糖
骑单车的旅人飞过，哨音悦耳

有时会顺路拐进海边
把面包撕成碎片，加上火腿
海鸥像被射出的箭簇，由远及近
落地时轻盈得像一片羽毛

抓拍过海鸥捕鱼的镜头
盘旋、俯冲，扇动和收拢羽翅
直入鳞波，把鱼儿猎入囊中
一气呵成，展示出力和美的光彩

置身于海天蓝色玄境里
成群的鸥鸟鸣叫着动感音符
应和海浪『哗哗』的深沉低语
谱写一曲自然和美的乐章

初冬时节

□于大卫

尖溜溜的西北风刺破乌云
细小的雪花飘零下来
报告一个严寒时节踏上起跑线

家乡的锣鼓融化了飞雪
迎来回乡的高材生
农家乐开阔了田地果园的视野

城市生活小区的老人
在严寒中笑谈风生
孩子们捧起雪花
蹦跳在欢乐的校园

大洋中架设风电的工人
迎着风雪，正在为
三扇风叶拧紧每颗螺丝
闪亮的头盔繁星般的眨眼

初冬时节
飞雪玉花迎向来年
姹紫嫣红的春天

童年雪世界

□李忠元

冬天来了，鹅毛般的雪花便飘了起来，一片一片轻盈地落于窗前，一床无瑕的棉絮便铺展开，让我立时感到雪的圣洁和温馨。望着窗前苍茫的雪景，我不禁回想起童年的大雪来。

童年时的冬天很冷，雪也很大，往往一下就是好几天。而且赶趟似的，一场接一场，铺天盖地，多少给人一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我的家乡一年四季气候迥异。冬天一来，气温骤降，正是飞花溅玉的季节。也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雪花不期而至，天地之间顿时银装素裹，简直成了雪的世界。

一到下雪的日子，我们这些北方的野小子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倔强，拿出敢于同天斗、同地斗的勇气和决心，穿上厚棉衣，戴上狗皮帽，从那些低矮的民房里钻出来，顶风冒雪，聚到一块儿，玩雪地上的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无非是堆雪人、打雪仗、滑冰车、捕雪鸟。

最好是走进雪越下越大的腊月门，大雪一下就是好几天，地上早就积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堆个雪人相当方便。我们从屋里找来铁锹，将雪一锹一锹地往上叠加，等把雪人垒到一定高度了，还要在雪人的躯干上堆出个脑袋，脸部插个红辣椒做鼻子，摁上两个瓶盖做它的圆眼睛。为了追求逼真，我还将自己心爱的线围脖解下来，围在雪人的脖子上。

雪人堆成了，我们像完成一个伟大工程一样，手拉着手，围着雪人欢呼雀跃着，转了好久。

堆雪人毕竟是个极其简单的游戏，为了开掘快乐，我们不得不积极开拓“新战线”去了。

打雪仗的游戏，并不仅仅是抛两个雪球那么简单，反正童年时的大雪多到可以任意挥霍。

那时，地上的积雪厚，墙根处被风一吹，那里的积雪就更厚了，天然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而且经过几天时间的风吹日晒，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硬盖盖，足以撑住我们的体重，跑在上面也不至于漏下去。淘气的我们根本不会满足于在上面跑跑停停，早就用铁锹挖开了一块硬壳，掏出下面的一堆积雪，造出窑洞似的一个个雪房子。这还不算完，我们继续挖坑道，学游击队，搞地道战。当然这需要消耗大量体力，每次玩这种游戏都把我们弄得满头大汗。

滑冰车的游戏是在村前的池塘里进行的，数九隆冬，天寒地冻，池塘的水面早就结了冰，甚至绝了底，冰面上就成了绝佳的运动场。哥哥将三五块木板拼接在一起，穿上横带，前面拴上一段结实的绳索，一个简易的冰车就做成了。我和兄妹几个轮番拉车，交换享受坐车的快乐。当时，冰上的活动也还不少，什么抽冰猴、打秃噜、踢毽子……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笨拙的游戏，只有捕雪鸟才显得有些诗情画意。

童年时的鸟鸣无处不在。即使在数九隆冬，鸟儿们也不怕冷，一群群穿梭在庭院里，盘旋在雪野上空。

在院子里捕鸟，具体说来就是捕麻雀。大家在鲁迅的作品《闰土》里早已看过，就是在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撒下一些秕谷，支上一个片筐，或下上鸟夹子，人一撤，饿了一段时日的麻雀见了希望，就下来觅食了。要是追求捕鸟的数量，就要选择雪刚刚停下来的最佳时机。时机选好了，收获还是蛮多的。

但庭院里捕鸟，是小规模的，大规模的捕鸟活动，还是要到野外去的。

野外捕鸟场面宏大，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大致需要两个或以上的人员参与。

我们选择雪势逐渐减小，就要停下来的时段，叫上三两个人，迅速赶奔野外，选择一处地势平坦、上空有鸟盘旋的地段，用带来的扫帚扫开一片空地，把鸟夹子下在自己预测的好位置。然后，人员撤离，看哪里鸟多，就奔哪里去，设法让鸟都往自己扫开的空地去，这叫遛鸟。

遛鸟有很多学问，和风向、能见度有很大关系，弄好了会有很大收获。

那时的雪鸟还很多，一到下雪天看得最清楚，特别是遛鸟时撵起来的雪鸟黑压压地挤满灰蒙蒙的天空，就像一个书法高手蘸饱了墨汁，然后在阔大的宣纸上用力一甩，顿时眼前全是一些神奇而灵动的小墨点，让人叹为观止。有时，你走在混混沌沌的天地之间，天空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底蕴，漫天的雪鸟在你头顶不停地盘旋，你就会感觉到翅膀扇动的声音和力量，那是相当震撼心灵的。

那时麻雀被定义为害鸟，对于我们的捕杀，大人们是不管的。而其他鸟类，也还没有明令禁捕，我们算是大自然积极庇佑的一代。

如今，不顾漫天的飞雪，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雪地上，一路咯吱咯吱，我企图通过回忆将心爱的女儿带入自己的童年岁月，但玩具堆里长大的女儿却似乎对这些雪花并不十分感兴趣。

但我还是由衷地说，我爱雪，我对远去的童年充满了无限神往和眷恋。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寓居北方，每年冬天都会和雪花不期而遇，但总是觉得这雪下得有点不到火候，意犹未尽！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